

## 最后一个航班从武汉撤退

陈文宽，1913年生于广东台山，1924年随父亲到美国，1932年在美国取得商业飞行驾照，1933年回到中国，加入当时的中国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英文简称CNAC，中文简称“中航”)。

中国航空公司系国民政府于1929年和美国飞运公司合资成立的航空公司，1933年，飞运公司把股权转让给泛美航空公司。由于是合资公司，飞行员按合资股份比例配备，即驾驶舱内，机长多为美国人，副驾驶及报务员多为中国人，这也是为什么在驼峰航线上牺牲的飞行员中有美国人又有中国人的原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实力不济的国民政府无力抵抗，只有一路败退，从南京到武汉，又在混乱之中退却重庆。

1938年10月21日，日本鬼子打进广州当天，国民政府交通部电令中航将汉口的政府要员务必于22日中午之前撤至重庆，此时，陈文宽正在用DC-2执飞南雄—香港往返航班，考虑到汉口机场即将被破坏，只有水上飞机更加安全，而中航公司只有陈文宽能娴熟驾驶水上飞机，于是，中航命令陈文宽火速从南雄飞回重庆，换飞海军准将式飞机(Commodore)执行汉口—重庆航班。

陈文宽风尘仆仆从香港飞回重庆，得知汉口即将陷落，还有部分政府要员和公司部分航材没有撤出后，连休息都没顾得上，立即从重庆长江上起飞，顺流而下，飞往汉口。

午夜，陈文宽和他的“海军准将”降落长江边上，一千政府要员匆匆登机，然后，“海军准将”匆匆起飞，飞往重庆。

23、24日连续两天，不分昼夜，“海军准将”在汉口和重庆之间的长江中默默往返。

10月24日夜，还没来得及撤退的机场工作人员，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蒋介石和夫人及一行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

九省通衢的武汉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日本人攻占广州和武汉，目的就是要掐断这条动脉。正因为太重要，蒋介石最后一刻还滞留在此。此时有架DC-2临时降落，蒋介石和夫人进了机舱。看着蒋介石的飞机离开了地面，下面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很多文字记载，在武汉撤退，蒋介石最后一个离开。非也，此时，陈文宽和他的“海军准将”还在长江中起降。

因为是在水中起飞和降落，陈文宽根本不知道市区里发生的这些事情，25日，他驾驶“海军准将”在汉口和重庆之间又飞了两

个来回，等到再次从重庆返回汉口后，已经是黄昏时分。在盘旋下降时，他就隐约看到，长江中，漂浮着很多尸体，在城南不远处，有枪炮冒出的火光。

落还是不落，似乎是个问题，陈文宽没有想太多，他毫不犹豫地把“海军准将”落到了江中，并滑向中航的专用码头。

“海军准将”靠上了码头，陈文宽发现，码头已经是空无一人，江边的报务室电源还没来得及拔掉，看得出，完全是忙乱中的离开。

枪声已经由远及近，一切笼罩在恐怖之中，陈文宽掉转机头，准备将“海军准将”滑向长江中心，只有那里，似乎存在安全。就在“海军准将”向江中心滑去之时，岸边，传来一阵拼命的呼喊声。陈文宽扭头细看，夕阳斜下中，感觉是一群军人在呼喊。

国军？日军？必须在最快时间作出定夺。其实根本就来不及想太多，完全是凭感觉，陈文宽马上再次掉转机头，把“海军准将”驶向岸边。

16名负责在王家墩机场埋设地雷后被日军一路追击过来的士兵，此时失魂落魄地站在岸边，如果陈文宽不再调整飞机航向或再迟一会儿降落，他们就要成为日军刺刀下的冤魂。

25日黎明，运送16名特殊乘客、驾驶着“海军准将”刚从汉口飞回重庆的陈文宽立即告诉其他准备飞往汉口的同伴并让中航立即转告国民政府最高层：汉口在燃烧，武汉已经陷落！

陈文宽和他的“海军准将”，是最后一个飞离汉口的航班。



陈文宽摄

## 最后一个航班从香港撤退

1941年12月8日08:00，日本几乎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还大规模轰炸中航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客运飞机。中航停在启德机场共有8架飞机，其中的5架(25号、26号DC-2，寇蒂斯1、4、5号)在轰炸中化为灰烬，仅存2架DC-2、1架DC-3，但也是千疮百孔。

日机突袭香港过后一溜烟飞走，启德机场顿时一片混乱，闻讯赶来的中航飞行员看着化为灰烬的飞机发呆，当时唯一的办法是，尽快往内地撤退，先把国民政府政要撤走，再把中航剩余物资转运到内地。

中航经理命令陈文宽，立刻驾驶他已经受伤的DC-2往南雄撤退物资，之后回来马上飞重庆撤退政府要员和公司眷属。

撤退在12月9日19:00开始，按撤退

顺序，中航在香港的眷属、国民政府官员，最后是若干名部队将领。3架还能起飞的飞机无一例外全部受伤，坐在驾驶舱中，冷风从弹孔里不断侵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陈文宽当天飞了两班香港—南雄往返航班。从南雄返回重庆后，陈文宽疲惫地瘫坐在座位上，但马上，下一班飞重庆的航班又排了上来，他二话没说，马上又驾驶DC-2飞往重庆。

陈文宽和另外两架飞机都是全力以赴地拼命飞，飞到目的地再迅速折返，以快速完成第二次飞行，连续飞两天，连轴转。

12月11日，当陈文宽再次疲惫地降落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后，中航公司命令陈文宽，再次飞返香港，并一定要在午夜之前返回重庆。陈文宽看看另外3架停靠在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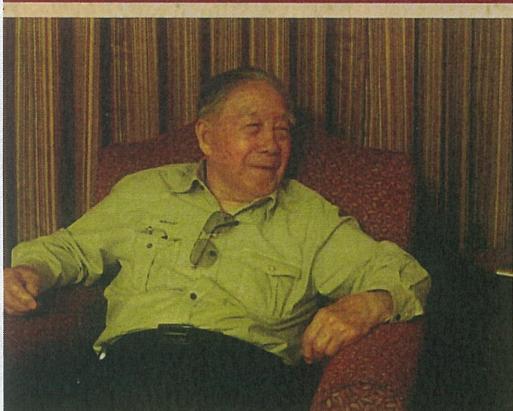
的飞机和已经去休息的同伴们，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不能出任何闪失。

又是接近黄昏时分，陈文宽把DC-2停靠在启德机场，不一会儿工夫，舱内装满了各种航材，问题是，还有27人准备登机，而DC-2最多能载14人，这么多货物，又这么多人，很多乘客注意到，年轻的机长轻轻皱起眉头……

午夜时分，机翼上标注着CNAC的DC-2在启德机场终于抬起头，向着重庆方向飞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和诸多高级将领就在这个航班上。

几个小时后，香港沦陷。

这是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启德机场的最后一个航班，飞行员——陈文宽。



陈文宽接受专访。